



地上啊！卻有一枝同樣美麗的花朵，含着露珠凋謝了。……他絕對想不到，一個月後自己也停止了歌唱！

蕭紅死於一九四二年一月，滿紅在五月寫了《哀蕭紅》：在天國的花園裡，「開了一枝永恒美麗的花朵，但在人間的大地，絕對想不到，一個月後自己也停止了歌唱！」



## 李滿紅的《紅燈》

許定銘

靳以的《沈從的果實》（上海中華書局，一九四五年）中，有一篇《悼蕭紅和滿紅》，悼念他一九四二年失去的兩位友人。蕭紅是以《生死場》一舉成名，東北女作家，滿紅則是甚少人知的東北詩人李滿紅。李滿紅（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二）是遼寧河莊人，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八）後流亡關內，曾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一九三九年在重慶結識靳以、蕭紅、端木蕻良等人，並開始寫詩，詩作散見《詩創作》、《詩聖地》及香港的《時代文學》上，曾進西北聯合大學，修讀俄文，一九四二年因病去世，不幸客死陝西。

滿紅病故後，摯友姚奔收集其在各雜誌上所刊詩作，編成詩集《紅燈》（南平國民日報出版社，一九四四），由靳以協助出版。僅得五十頁的小書，收詩創作二十三首，是這位似流星般殞落的詩人三年間的全部詩作，集名《紅燈》，因為這是詩人最喜歡，懷念家鄉及爺爺的詩篇。

蕭紅死於一九四二年一月，滿紅在五月寫了《哀蕭紅》：在天國的花園裡，「開了一枝永恒美麗的花朵，但在人間的大地，絕對想不到，一個月後自己也停止了歌唱！」

## 如果有來生



姜欽峰

如果有來生，下輩子你還願意娶現在的妻子，或者嫁現在的老公嗎？

「這還用問，肯定不會娶現在的老婆，互相看了幾十年，如果下輩子還要在一起，煩不煩啊？」某男旗幟鮮明，理由充分。某女順勢接過話茬，「當然要換換口味，說不定能找個更好的。」眾人七嘴八舌，暢所欲言，反正家裡那口子聽不到，用不着過遮遮掩掩，只管實話實說。

各人動機雖有不同，但結論完全一致：堅決換人。輪到我最後發言，我說不打算換人，如果真有下輩子，還是將就着過吧。眾人大笑，集體送我四個字：「傻冒！虛偽！」我承認，自己或許有點虛偽，但絕不承認是虛偽。想想現在的妻，其實好處真不少：勤快、做得一手好菜、知道我愛吃什麼、無條件支持我的事業、從不拿我與開寶馬的男人相比……當然，她的弱勢同樣明顯，毛病也不少：論身材容貌，比她漂亮的數不勝數；論學識才華，談不上秀外慧中，與大家閨秀相差太遠；論性情，有時她也蠻不講理，愛耍小孩子脾氣。恐怕有人要問，既然如此，如果下輩子有機會，那你為什麼不想換一個更完美的？

要說不想，那絕對是假話，但我也不糊塗，知道世上無人無天。如果給我重新選擇的機會，不外乎兩種結局：也許能找個女明星，抱萬富婆，從此可以不勞而獲，飛黃騰達，但這種有可能抱萬富婆枕頭或者母夜叉回家，萬一娶了潘金蓮，弄不好還得把小命搭上。好壞機率各半，全憑運氣，就像炒股，高收益的同時也意味着高風險，有一夜暴富，也有有人跳樓上吊。如果我還要現在的妻，以上風險便當然無存。小心駛得萬年船，就像現在，衣食無缺，結髮夫妻平淡到老，有什麼不好嗎？

來生的事，且留到來生再說，天知道有沒有下輩子。可有些人，偏偏今生就等不及了，蠢蠢欲動，總想趁有生之年領略一下外面的美景。城外的故事，總是惹人艷羨，人浮想連翩。究竟是外面的世界太精彩，還是城裡的故事太無奈？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知足才能常樂，大概婚姻也是此理。假如人生真是一部故事片，我希望下輩子再拍一部續集，女主角不變，男主角仍是在下。不為別的，起碼風險不大，想必妻不會反對。

## 仿唐，仿日，仿遼

方元



志蓮淨苑佛寺是香港有史以來最美麗的中國古典建築。所有的人都想知道它是「仿唐」建築，但你也可以說它是「仿日」或「仿遼」建築。事實上，志蓮淨苑的建築設計絕非「摹仿」那樣簡單，而是一個從寺址、借鑑以及再創作的複雜過程，是一個從寺址、借鑑以及再創作的複雜過程。

志蓮淨苑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仿唐」？這是一個有趣和值得探討的問題。志蓮淨苑建唐之前，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已有不少「仿唐」的建築，它們通常在設計上流於簡單的公式化，而且因為使用了鋼筋混凝土等現代建築材料，因此缺乏歷史的真實感，也沒有木構建築那種內在的自然美。志蓮淨苑為了與那些「仿唐」的混凝土建築有所區別，特別強調自己為「唐式」、「木構」建築。

然而，由於唐代歷史久遠，其建築至今所存無幾，倖存的只有山西的南禪寺和佛光寺等幾處單棟的建築物，更找不到完整的唐代寺院，因此建築師缺少足夠的實物作為設計的依據，也沒有詳細的唐代建築歷史文獻可供參考。這即是說，直接的摹仿是不可能的。面對志蓮淨苑住持對唐文化的執著追求，以及它對建築藝術一絲不苟的要求，建築師只有從其他的地方尋找出路。一條出路就是日本的古建築，另一個出路是中國的唐代建築。

日本的佛寺建築曾受到中國唐代文化的深刻影響。早在公元六世紀，當佛教由朝鮮傳入日本的時候，日本的寺廟建築已間接受到中國建築的影響。自公元六三〇年至八三四年，日本「遣唐使」使團先後十五次抵達唐長安，學習中國的文化和藝術。對日本佛寺建築特別有意義的是，公元七五四年，揚州高僧鑑真和尚東渡日本，兩年後在奈良建立了「唐招提寺」。那是第一次由中國高僧親自到日本直接示範中國建築藝術。這一藝術瑰寶成為日本佛寺建築一個最重要的典範，並且影響深遠。

別具歷史意義和趣味的是，這次香港高僧東渡日本並不是去傳授中國的建築藝術，而是要向日本學習中國的建築藝術和技術。鑑真和尚當年一定沒有想到，在一千兩百多年之後，奈良的佛寺會成為中國尋找唐代藝術的一個寶庫。其實早在「一九六三年，梁思成受周恩來總理委託，主持設計揚州「鑑真和尚紀念堂」的時候，便專程赴奈良考察了「唐招提寺」等日本古建築。

毫無疑問，日本的佛寺建築對於志蓮淨苑的設計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志蓮淨苑「天王殿」即是摹仿日本京都平等院（「鳳凰堂」）。而「鳳凰堂」則是摹仿敦煌壁畫上的中國宮殿，被認為是唐代建築藝術完美的再現。京都平等院建於「平安時代」的一〇五二年，那是日本「仿唐」建築的昌盛時期。雖然那時唐朝已經滅亡，但日本對唐代藝術的熱誠有增無減，所以才有今天我們可以去日本尋回失傳的唐代藝術。



「天王殿」建築群是寺院中最大的庭院，參照敦煌壁畫「觀無量壽佛經淨土變」描繪的情景，力圖營造出佛教「西方極樂世界」的意境。建築師為避免百分之百複製「鳳凰堂」，在設計中盡量加入一些更為中國化的建築元素。儘管

管如此，「天王殿」在藝術造型、施工技術、建築材料和構件等許多方面都帶有深淵的日本烙印，例如最有藝術表現力的大屋頂，從構造做法到鋪設方式，從建築構件、裝飾配飾到建築材料等都是「日本製造」。所以，日本建築對志蓮淨苑的影響是相當明顯的。

「二、向遼國學習漢制」遼國建於九〇七年至一二二五年，它的疆界曾涵蓋了今天的內蒙古、遼寧、河北和山西。雖然它是契丹族的政權，但採用了唐代的制度，「以漢制待漢人」。今天的學者一致認為，異族「遼國」的佛寺比同期漢族「宋國」的佛寺更本地（或者說機械地）繼承了唐代建築的形制。因此，在中國文化傳承關係上，遼代建築比日本佛寺更直接、更可靠，而且在志蓮淨苑設計中加入「仿遼」元素，有助於避免「全盤日化」。

梁思成根據唐招提寺設計的鑑真紀念堂（方元提供）



三、重建文化的殿堂建築師在摹仿、繼承的同時並沒有拘泥於中日古建築既定的規則，而是在尊重古制的基礎上，為適應本地的特殊條件以及藝術上的需要，做出了調整和改進，例如屋頂一舉折「提高了坡度」、「當心間」加寬了面闊、「材」的等級大於「法式」的規定等等。實際上，建築師在設計中將中國建築從唐遼至明清的成果，以及日本的經驗作了一個綜合性的概括，在古人與「洋人」的基礎進行了再創造，力求抓住中國建築的內在精神，而不是單純地摹仿出它的外形。這是志蓮淨苑殊為可貴之處。

仿古往往會鑽進「考古癖」的窄胡同，產生保守和僵化的現象，但志蓮淨苑的設計卻是一個思想逐漸開放的例子。這一方面有客觀條件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香港文化兼收並蓄的特性。整個重建過程正如志蓮淨苑住持所預期的那樣，是一個「吸收融匯了外來建築影響」，包含了多種文化元素的成果。設計團隊亦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組合，包括了香港、北京以及日本的建築師、古建築專家和技術顧問。毫無疑問，志蓮淨苑是中國古建築設計上的一次非常可貴的嘗試，也是對木構建築和中國古典藝術的一個重要貢獻。

重建民族文化的殿堂——這是志蓮淨苑重建的文化意義。「仿唐」固然有宗教方面和審美方面的追求，但我們更應該看到：回到歷史的起點，尋找文化的源頭並不是單純的復古和重複歷史，其更深厚的意義在於還原歷史和文化的真實，去除殖民主義霸權文化的影響。換句話說，為了重建香港的未來，我們應回到未經殖民主義污染的歷史原點，重建我們的文化基礎。

在「後現代」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在香港西化的主流文化中，當香港人的歷史和文化的身份變得越來越模糊和弱化的時候，志蓮淨苑通過重建唐代的建築藝術，宣示了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存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認識和鑒別自己身份的場所。

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為志蓮淨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料和可靠的創作依據，使建築師在設計的時候能夠有根有據地發揮創意。例如「內外廊」的布局、「明杖」和「道欂」的雙套屋架，以及「批竹枋」的作法就吸納了唐宋和遼代建築的特點。

在全寺的殿堂中，唯一能直接摹仿唐代建築的是「大雄殿」。按照志蓮淨苑住持的要求，「大雄殿」須以建於八五七年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作為設計藍本。但因客觀條件所限，大殿由面闊七間開闢縮減為五間。在細部設計上也有一些變化，例如正脊上沒有沿用大佛的「吻吻」，而改用了唐招提寺的「鸞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殿的「一廡殿頂」應用了清代建築的「推山」作法，改善了屋頂的造型和比例，突出了中國古典建築特有的曲線美。

最具有唐代建築精神的是，志蓮淨苑所有的木構件既是結構的需要也是藝術的表現，而且木構件做得碩大，剛勁有力，為建築增添了雄壯的氣勢。這是它與現存的明清時期中國南方的民間建築比較柔婉、纖巧。相比之下，志蓮淨苑便顯得雄健、硬朗、渾厚，帶有北方建築的風格，這也是唐、遼建築的特色。

三、重建文化的殿堂建築師在摹仿、繼承的同時並沒有拘泥於中日古建築既定的規則，而是在尊重古制的基礎上，為適應本地的特殊條件以及藝術上的需要，做出了調整和改進，例如屋頂一舉折「提高了坡度」、「當心間」加寬了面闊、「材」的等級大於「法式」的規定等等。實際上，建築師在設計中將中國建築從唐遼至明清的成果，以及日本的經驗作了一個綜合性的概括，在古人與「洋人」的基礎進行了再創造，力求抓住中國建築的內在精神，而不是單純地摹仿出它的外形。這是志蓮淨苑殊為可貴之處。

仿古往往會鑽進「考古癖」的窄胡同，產生保守和僵化的現象，但志蓮淨苑的設計卻是一個思想逐漸開放的例子。這一方面有客觀條件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香港文化兼收並蓄的特性。整個重建過程正如志蓮淨苑住持所預期的那樣，是一個「吸收融匯了外來建築影響」，包含了多種文化元素的成果。設計團隊亦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組合，包括了香港、北京以及日本的建築師、古建築專家和技術顧問。毫無疑問，志蓮淨苑是中國古建築設計上的一次非常可貴的嘗試，也是對木構建築和中國古典藝術的一個重要貢獻。

重建民族文化的殿堂——這是志蓮淨苑重建的文化意義。「仿唐」固然有宗教方面和審美方面的追求，但我們更應該看到：回到歷史的起點，尋找文化的源頭並不是單純的復古和重複歷史，其更深厚的意義在於還原歷史和文化的真實，去除殖民主義霸權文化的影響。換句話說，為了重建香港的未來，我們應回到未經殖民主義污染的歷史原點，重建我們的文化基礎。

在「後現代」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在香港西化的主流文化中，當香港人的歷史和文化的身份變得越來越模糊和弱化的時候，志蓮淨苑通過重建唐代的建築藝術，宣示了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存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認識和鑒別自己身份的場所。

## 新派素食成行成市

文佳

豐富，但隨之產生許多弊端。在家禽飼養時添加了大量激素和添加劑，容易導致某些疾病的發生，而食用素食可以減少疾病發生。有一部分素食者的食慾出發點是基於人道、環保和動物保護的原因，強調動物是人類的朋友，宰殺有生命的動物是一件殘忍的事情。有的人則是將素食看成一種個性喜

好和對自然的友善，那色澤黑亮的油浸香菇、清淡爽口的竹筍銀耳上素湯使他們領略到遠離雞鴨魚肉之外的另一番美食境界，並從中體味著沒有添加劑、沒有高脂肪的快樂。為了迎合素食者的需求，近年來，北京的素食店越開越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素食店要數老字號「功德林」，後起之秀則有「荷塘月色」、「綠色天食」、「大唐美食」等。

食店要數老字號「功德林」，後起之秀則有「荷塘月色」、「綠色天食」、「大唐美食」等。食店要數老字號「功德林」，後起之秀則有「荷塘月色」、「綠色天食」、「大唐美食」等。食店要數老字號「功德林」，後起之秀則有「荷塘月色」、「綠色天食」、「大唐美食」等。

好和對自然的友善，那色澤黑亮的油浸香菇、清淡爽口的竹筍銀耳上素湯使他們領略到遠離雞鴨魚肉之外的另一番美食境界，並從中體味著沒有添加劑、沒有高脂肪的快樂。為了迎合素食者的需求，近年來，北京的素食店越開越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素食店要數老字號「功德林」，後起之秀則有「荷塘月色」、「綠色天食」、「大唐美食」等。

食店要數老字號「功德林」，後起之秀則有「荷塘月色」、「綠色天食」、「大唐美食」等。食店要數老字號「功德林」，後起之秀則有「荷塘月色」、「綠色天食」、「大唐美食」等。食店要數老字號「功德林」，後起之秀則有「荷塘月色」、「綠色天食」、「大唐美食」等。

## 拾泥螺

王誦詩



海州灣的海灘上，盛產泥螺，泥螺是一種味道鮮美的貝類。我們那兒的漁家把泥螺叫「泥溜子」。

盛夏中一個雙休日，我們來到海邊，去拾泥螺。等到潮水退去，已是東南晌了，太陽當頭照著，有點炙人。海灘有的地方是泥灘，有的地方是沙灘。生長在沙灘裡的泥螺，殼肉裡有細沙，得長時間放在水裡吐沙，洗起來費事，弄不好，吃起來發廢。我們赤腳走在泥灘上，那泥螺經過潮水的洗禮，已很少有淤泥了，也不陷腳。捉着小小籃，去尋找泥螺。拾泥螺不能用竹籃子，揀到籃子裡的泥螺會吐出黏液，身體變小，悄悄地就會從籃縫中漏掉，拾了半天，那才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呀。因此拾泥螺得用柳條編的小籃。

泥灘上也並不是都有泥螺，生長在泥灘裡的泥螺是一溜一溜的，隨着潮水，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沒有。我們找到一處有泥螺的泥灘，腳下是軟軟的泥灘，很涼快。每天拾泥螺的人很多，拾了一茬又一茬，海灘上泥螺並不多，走好遠才能拾到一個。

大大小小的泥螺稀稀疏疏地分布在泥灘上，有的趴在泥裡一動不動，好像沉在夢鄉裡；有的身體上吐了一層黏液，好像一朵朵白色的小蘑菇，反射着陽光，煞是好看；有的慢慢蠕動着，在泥灘上留下彎彎曲曲的線痕，人一靠近，有了動靜，泥螺一下子就停住了不動了。

我在泥灘上仔細地尋找泥螺，一顆一顆地朝籃裡拾，大的泥螺有蠶豆大小，小的泥螺也有黃豆粒大小。太陽烤得難受，渾身都是汗。丟下筐，一下子躍進海水裡，洗一洗，又上來拾泥螺。天晌了，我們戀戀不捨地離開海灘。看看籃裡的泥螺，有一斤多吧。心滿意足地朝家走，也不感到累。

回到家，用溫開水把泥螺洗淨，這泥螺雖然生長在泥灘裡，但螺殼裡很少有淤泥，好洗。洗泥螺千萬不能用開水，一洗，螺肉就縮沒有了。洗淨的泥螺，拌上作料，滴點香油，鮮得很呀，越吃越愛吃，畢竟，這是自己拾來的貨真價實的泥螺，比在街上買來的強多了。

## 優雅地生活

馮雁軍

小鎮上住着這麼個女人，三十多歲，家境不是很好，住兩間平房，有兩個孩子上學，家裡的男人忠厚木訥，在工地做雜工，還要伺候一個癱瘓在床的婆婆。就是說，女人很落後。落後的女人在街頭擺地攤，賣些不值錢的塑料籃子、瓷鉢子什麼的。

可她看上去卻很鮮明，瀑布般的頭髮梳理得紋絲不亂，用髮夾盤在頭上。女人有修長的身材，喜歡穿旗袍，料子雖廉價，卻顯得窈窕有致。

不論有沒有生意，她都優雅地守着巴掌大的地攤。人們背後議論她，男的多是欣賞，女的則是怨懣。女人絲毫不介意，照舊盤頭髮，穿旗袍，守地攤，笑意盈盈，渾身散發着明亮，讓人沒法拒絕。男人們愛跟她閒聊，女人悄悄地學地穿起旗袍，跟她討論她的髮型、旗袍，臨了，都會買樣東西。幾年後，女人攢

他們始終全神貫注，激情四溢地演奏着。我走近他們時，竟吃驚地發現，舞台上，連一個放錢的匣子都沒有。其實，他們來這兒演奏，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藝術，為了自娛。

歐洲的街頭藝人，是歐洲的一道風景線，是將歐洲各民族的傳統文化與民族性格，用藝術方式展示給遊客的一扇窗戶，它也傳遞着友情和歐洲各族人民的友好心願。每次去歐洲歸來，在我的相冊裡，總會增添幾張歐洲街頭藝人的各色倩影；在我的心裡，總會留下幾頁不

了錢，買中巴跑短途，男人開車，她賣票。風塵中，女人照舊盤頭、穿旗袍，一身清麗，一車明亮，優雅地做生意。

正當日子紅火時，出了車禍，女人搭上車還欠下十多萬的債務，癱在床上幾個月。下了床，女人又去擺地攤，還是賣那些不值錢的生活用品，仍是盤頭髮、穿旗袍。腿雖落下小殘疾，卻不妨礙她優雅地把脊樑挺直，臉上漾出明亮的笑容。又賺了錢，繼續賣出租車，發達後，是兩輛，一輛跑長途，一輛跑出租。現在，還蓋了三層樓房，生意仍舊在做，照樣是優雅地盤髮、穿旗袍，還是從前那麼漂亮，一點不見老。

世上竟有這樣的女人，我被震撼了。你看這個女人，命運多舛，無論是落魄潦倒、遭遇不幸，還是商場如意、大紅大紫，都心如止水，風雨不動安如山，一成不變地盤髮、穿旗袍，滿臉的笑容、渾身的明麗

## 風格各異的街頭藝人



人給錢，也有人不給錢。不管別人怎樣，他始終忠於藝術，全神貫注地演奏。整個過程中，這位街頭藝人就像一個真正的皇家樂隊隊員，始終保持着軍人的尊嚴，除嘴唇和手指外，身體保持不動。他緊閉的雙目似乎是在告訴遊人，不管你們給不給錢，我都為你們演奏，都向你們傳遞同樣的歡迎與熱情。

最令人心動的，是一群在廣場一角青年，自己用木板搭起一個小小舞台，然後有的手持吉它，有的懷抱大提琴，面前擺開樂譜和麥克風，開始了激情洋溢的演奏。廣場上冷冷清清，自製的舞台周圍，竟然很長時間沒有一個觀眾。但這群年輕人的目光只注視着樂譜，絲毫不在意四周的寂寥。

不過，也並非所有的街頭藝人都吝嗇。那天我們遇到一位身著艷麗多彩的古代皇家軍隊服飾的街頭藝人，他雙目緊閉，神情莊嚴，全神貫注地吹奏着，面前放着一隻簡陋的木匣，裡面零星有幾個硬幣。我掏出一個硬幣放入地上的木匣中，抬頭看了看他，他依然雙目緊閉，彷彿對我的錢不屑一顧。也不知道他看了沒有，見我給錢了？這時，有幾位遊人走來，有的與他合影，有的只是為他拍照。有的，有幾位遊人走來，有的與他合影，有的只是為他拍照。